

# 到下关江风寺“听风”

□ 罗武昌

有人说：不吹一吹“下关风”，就等于没来过大理。人们在调侃一个人长得瘦弱时，也会说走在泰安桥上要抓紧栏杆，或在腰间垫一块石头，否则会被风吹进海里，以此彰显下关风的刚烈。

下关以“风城”著称，而“风”又是大理“风花雪月”的四景之首，为世间所罕见。位于苍山斜阳峰和哀牢山系者摩山之间的峡谷悬岩中，有一块巨大的石块夹在峡谷之间，这就是“天生桥”。桥势险峻，桥下水流潺潺，桥上有一座长在石头上的寺宇，那就是家喻户晓的“江风寺”。因江风寺与天生桥位置比较近，常常被人混为一谈，称作“天生桥江风寺”，院内的大理石碑也是这么写的。这里地势险要，是古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的重要关隘，也是下关风的“源头”。

苍山位于喜马拉雅山脉最南的端点，江风寺在斜阳峰和者摩山两山狭窄中间成槽形处，当冷暖两股气流在此交汇时，风会产生上升下跌或回旋的自然现象形成“乱风”，一年四季吹个不停，冬春季风大，夏秋稍小。下关风从这里吹向南关城，江风寺自然成了“风口”，平均风速为每秒4.2米，最大风速可达10级，大风日数在35天以上，风期之长、风力之强为世所罕见。

其实，下关到处都刮风，但“听风”还得是江风寺。我从下关码头沿着兴盛大桥、泰安桥、西洱河闸门桥、美登大桥、黑龙桥、龙溪大桥、打渔村闸门桥、江风寺大桥，一路欣赏西洱河上的壮美“桥景”与自然风光，悠哉悠哉地逛到了

江风寺，只想感受“秋风扫落叶”的滋味，或体验下关风独有的魅力。

西洱河是一条“风道”，越往下游走风力越大，就越有“帽子戴不稳”的感觉。抵达江风寺“打水处”，尽头是一扇铁门，拾阶而上穿过铁门，是一座“南天屏障”石牌坊，有一座高桥与江风寺相连，那是修建“大保高速公路”开凿石壁后架起的“天桥”，曾被许多人误认为天生桥。站在桥上，“旋风”发出“呼呼呼”刺耳的声音，丝丝凉凉的，已不像从前那么温和了。

江风寺原建于唐代南诏时期，为1200多年前南诏王阁罗凤所建，曾经与龙尾城墙相连，又名“江峰寺”“风满楼”，以天生桥而著名。明李元阳嘉靖《大理府志》载：“洱河西流，绝壑深堑，石梁跨之如人字，凭虚凌空，可度一人，故名天生桥。”天生桥南岸悬崖巨石豁然分开，形成了一个天然通道，南诏以来建城郭名曰天生关，为一座独立式的城楼扼住了西南隘口，与天生桥、江风寺共同形成绝壁天险。清担当诗《天生桥》这样赞美道：“道人有志在青霄，未晓烧香早上朝。山到流边入人海，调回头去搭天桥。”

江风寺屡建屡毁，为一幢二层重檐式砖混结构的“风雨雨师殿”，供奉着风神、雨神。寺前陈列着“洪武平西碑”“元世祖平南碑”“天威圣碑”“神道碑”“汉诸葛武侯擒孟获处”“云路德根”等碑刻，记载着过往岁月曾经发生过的重大历史事件。大殿外悬有一副对联：“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大殿内也有一副对联：“唐寺千年

风伯雨师留青史，苍山万里峡口雄关功人间”。写尽了江风寺在历史上和现实中的特殊含义。天生桥下是著名的“不谢梅”奇观，《大理府志》载：“桥边激水溅珠，宛如梅树，人呼曰不谢梅，亦奇观也。”碧波荡漾的洱海水，就是从这里流入太平洋的。王树森诗《下关天生桥》载：“丞相天威此逐传，青山欲断石桥连。洱河西下涛声怒，不谢梅花一灿烂。”

下关风是怎样形成的？在“江风寺叙碑”中，记载了“狐僧大战”的故事。传说，南诏公主与猎人相爱私奔，住在苍山玉局峰岩洞里。海东罗荃寺法师认为大逆不道，有伤风化，遂施法用大雪封住苍山，企图冻死公主和猎人。猎人为给公主御寒，潜至罗荃寺盗取冬暖夏凉的七窍袈裟，不料被罗荃法师发现打入洱海，将猎人化成石螺，除非海水干涸，公主和猎人永无相见之日。公主盼夫不归，饥寒交迫，哭声感动了玉局峰白狐仙子，出于同情和义愤，白狐仙子到南海苦苦向观音求借了十瓶风，要吹干海水救出猎人。罗荃法师未卜先知，当白狐仙子不辞辛劳，背负十瓶风至天生桥时，却被罗荃法师截住，经过一场激烈打斗，打烂了六个风瓶，其余四瓶倒入洱海不能吹干海水，白狐仙子的一场辛劳化为泡影。公主救夫无望，忧郁而亡，一腔悲愤化为望夫云，冉冉升上山顶，与洱海石螺遥相望，年年向人们诉说着不尽的衷肠。

白狐仙子被罗荃法师设下绊脚石绊了一跤，风瓶打碎了六个，那些风一下子钻入天生桥下边的石洞里乱窜，

从此下关每天都要刮风，下关风便由此得名。下关风是大理的标识，有冬的苍凉凄美，秋的华丽高雅，夏的亲切凉爽，春的风情万种。这缠绵萦回于苍山洱海之间的风，是大自然的恩赐，倾听它灵魂的呐喊，生命的诉说，能听出心跳，听出血液流动的声音，听出对未来幸福的憧憬。

站在江风寺或“天桥”上听风，极目远眺，西洱河流域的横断山、者摩山满目苍翠，绿意盎然，下关城高楼密密麻麻，脚下杭瑞高速公路上车流滚滚，顿时神清气爽，头脑清晰，不由感叹苍洱风光的无穷魅力，以及大理经济社会发展的蒸蒸日上。站在江风寺或“天桥”上听风，闭目静气，让神思飞扬……一首“叶榆设天险，门户雄此关。襟带半湖水，屏围万迭山。风沙逼绝域，形胜控诸蛮。废垒斜阳里，犹余战血斑”的古诗不知不觉潜入脑海，那些诸葛亮擒孟获、天宝战争、忽必烈灭大理国、朱元璋平定大理等历史片段从眼前匆匆滑过，仿佛还看到了国民党元老李根源将军撰刻“云路德根”4个大字的身影，听到了修建滇缅公路、西洱河电站的劳动者悠长的号子声……既目睹了苍山的铮铮风骨，又感受到下关风的狂野。历史与现实在这里巧妙交融，愈加明白了一个道理。

诚然，一年四季都可以到江风寺听风，而我却唯独偏爱这秋高气爽的季节。它似乎在告诉我，冬天要来了，多加点衣服，注意防寒。如此真心呵护，余愿足矣。

# 灵宝山石建筑群探秘

□ 罗富章

当众人沉醉于无量山樱花谷盛景，或迷恋上《天龙八部》中的凌波微步时，我却偏爱探访隐匿在原始森林里的石建筑群，领略一番无量山彝族先民千余年的虔诚与智慧。

无量山古称蒙乐山，因山体雄伟宽广得名，是横断山脉云岭余脉的西支，也是点苍山向南延伸的一个分支。灵宝山石建筑群就位于南涧县无量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灵宝山国家森林公园内，距离县城42千米，最高海拔2528米。这里建有灵宝天尊大殿、观音殿、灵官殿、老子殿、阿鲁腊大殿等殿宇13座，是宋代大理国时期的道教石建筑群遗存，大理州现存唯一的石建筑群，也是当地彝族人古老的宗教活动场所。石建筑群初以木、茅搭建庙宇，后来以瓦屋重建，却都被野火焚毁。再后来，人们用石柱、石梁、石墙建成。所有建筑结构一致，只在工艺和规模上有所不同。其柱、梁、枋采用仿榫卯结构相连，上面雕刻、彩绘有吉兽、花草、文字等，线条流畅，古朴自然，是彝族先民智慧

的结晶。

奔车山门，沿小路拾级而上。霜降已过，树林里少了往日的热闹。地上铺满枯叶，宛若平躺的、侧卧的、卷成筒状的各种姿势，微风吹来，似在翻阅一本泛黄的日历。阳光从茂密的枝叶间筛漏下来，林间好像挂满粗细不一的银色丝线，在风声里摇曳闪烁。踩着厚厚的枯枝落叶，脚底似在蹦蹦床上颠簸，深深浅浅，摇摇晃晃，好像一不小心就会栽倒下去。一颗刚被啃过的野果落到脚前，一只松鼠蹲在树桠间，圆鼓鼓的双眼瞪着我，叼着半颗野果的嘴还不忘“咕咕”地叫唤，似在抗议我这个外来者的闯入。路边，几株肥嘟嘟的冬笋，悄悄探出脑袋，白里透粉的肌肤，向人们展示了秋的另一种姿勢。

山顶是个打歌场，中间一株千年古树，宛如一把巨伞擎着天空，周围郁郁葱葱的树木把场子围成一个圆。每年农历三月二十日是当地约定俗成的灵宝山寺会，周边善男信女携三生、香纸前来敬献神灵，焚香祈福。这天，来朝寺会的人，更多的只为一年一次的歌舞狂欢。来自不同村寨、不同民族的男女老少，天当帷幕地作毯，和着三弦、笛子和芦笙的旋律，挽手而舞，纵情欢歌。打歌要打三脚跺，踩起黄灰做得药。阿郎跺烂千层底，小妹跳破花腰鞋。”既是对歌的词，更是舞姿的生动写照。只是，如今的场子铺上了水泥和石板，将脚板和土地隔了起来，充满刺鼻胶味的鞋底也渐渐远离了故土。

打歌场往上一个台阶是三官殿，由此沿山脊自南向北而建的是灵宝山石建筑群。走在林木阴翳的曲折小径上，心间便浮起“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的幽深寂静之感。前面便是并排而建的子孙殿和灵宝天尊大殿，是整个建筑群的中心地段，香客敬献神灵，焚香祈福均在这里进行。

沿着山脊往北而上，踩着依山势而凿的石阶登至最高处，便是建筑规格最高的阿鲁腊大殿，是整个建筑群的核心。其柱、梁、枋上雕刻彩绘的吉兽、花草、文字等还清晰可辨，屋内有石佛、石香炉、石供品、石装饰等。抚摸着这些石块上的纹路，心里泛起感慨：在当时生产技术十分落后的情况下，人们是怎样一锤一錾地雕刻出如此精美的图案。

站在这里，向南可俯瞰澜沧江云海日出，朝北可眺望大理点苍山雪景，与古建筑群形成“佛山”相映成趣的独特景观。面对此景，心中油然升腾起一股“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迈气概。

从另一条道下山，便是现代建筑风格的李文学庙。清咸丰六年（1856年），“彝家兵马大元帅”李文学率贫苦农民起义，经十余年奋斗，最终起义失败，在无量山镇乌龟山英勇就义。为缅怀他的不朽业绩，清朝末年，当地彝族人民在灵宝山修建李文学庙，庙会期间，当地群众齐聚一堂，隆重祭奠。

夕阳下山，林间小径渐渐幽暗下来。各种鸟儿“叽叽喳喳”叫个不停，有的寻偶求伴，有的卖弄歌喉，还有的呼唤孩子回家。这便是“游人去而禽鸟乐也”。我坐在池塘边的石头上小憩，碧绿的潭水，把我照得格外亲近，却又十分陌生。我凝视着自己的影子，水面又浮现出现石建筑群柱、梁、枋相扣的结构图案和当时人们雕刻、搬运的身影。焦虑、疲惫的容颜上，渐渐浮出一丝轻松。这大概就是古诗“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里所写的意境吧！

# 大理掌故

## 鸡足山的魅力

□ 母锡鹤

鸡足山，是四方顶礼、天下皈依的禅宗始祖迦叶的道场，是享誉国内和东南亚的佛教名山。

综合分析，鸡足山享有盛誉的原因有三个方面：

第一，与佛教的一位活佛圆寂鸡足山有关。据传，南诏初期，有一位活佛到鸡足山华首门礼拜迦叶尊者之后到石钟寺大雄宝殿休息，不料一卧不起，在那里圆寂。为了纪念他，就在他歇息的地方，照他圆寂时的姿势塑了尊佛像。从此，石钟寺就被称为佛教的道场来朝拜。圆寂在鸡足山的那位活佛，圆寂时是农历的鸡年，所以每到鸡年，会有香客专程到鸡足山朝拜。

第二，与一段美丽的传说有关。唐朝文成公主与吐蕃松赞干布成亲时，鸡足山和尚悟明和尚尚为大使带山中特产前往祝贺，松赞干布、文成公主十分高兴，重赏悟明，并派了来自土耳其的建筑师和从中原来的工匠，同悟明回鸡足山修建尊胜塔，于七月初一建成，以纪念新婚大喜。七月十五日这天，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赶到鸡足山，为建成的塔举行拜塔仪式。那时月当空，尊胜塔皓洁如玉，松赞干布赞道：“这塔洁白无瑕，犹如我俩纯真的爱情，可惜塔下阴影终是美中不足！”文成公主听罢微微一笑，从侍女手中取过天鹅羽毛扇，轻轻一扇，地上的塔影如一缕青烟腾空飘去，顿时塔上塔下一片清辉。从此，每到松赞干布与公主拜塔前后的五天里，子夜时分塔下便无塔影，成为鸡足山月夜致中的一绝。寺僧为纪念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建塔之德，把塔名改为“无影塔”。每逢农历七月十五日的晚上，僧众聚集于塔下诵经，并画了两人图像供奉。虽然这传说与尊胜塔院建造年代并不相符，但它反映了各族人民渴

望友好相处的愿望。

第三，与明代世袭的丽江土知府木氏有关。明万历四十五年（公元1617年），木氏向朝廷奏准，在鸡足山建悉檀寺、尊胜塔。寺院建筑吸收了喇嘛寺院建筑的特点，结合汉传佛教寺院风格，雄伟气派，富丽堂皇。由于木氏统治区域（明清时期，木氏土司管辖中甸、巴塘、里塘等地）有部分百姓信仰佛教，加上木氏土司重视鸡足山的发展和建设，百姓就来朝拜鸡足山了。

鸡足山是迦叶真身入定的圣地，虚云和尚留足的地方。据地方史籍记载，鸡足山佛教始于宋元，盛于明朝。在宋代，僧人慈济在此出家修行，信奉佛教，随之佛教在鸡足山兴起。元朝相继有僧人源空、普通、本源等先后结茅潜修。明代，佛教在鸡足山兴盛，先后有圆庆、净目、周理、无住、洪山、大措、担当等高僧在鸡足山出家修行，弘扬佛法，将鸡足山佛教推向极盛。全山共有“大寺八、小寺三十有四、庵院六十九有五，静室一百七十余所”，其中著名的八大寺有金顶寺、传灯寺、太子阁、九莲寺、迦叶殿、石钟寺和寂光寺，亭、角、堂、坊、塔、殿等200余座。从明嘉靖至万历年间，鸡足山有大小寺院数百座，住山僧尼上千人，同时道教也进入鸡足山，在山中修建了一天门、二天门、三天门、玉皇阁、真武等道观。清代以后，佛教在鸡足山继续发展，先后增修了祝圣寺、楞严塔等寺塔，再次为鸡足山增光添彩，这时期高僧大德有虚云、自性、洪舒、普行等。20世纪六七十年代，鸡足山大部分寺院被毁坏。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寺院恢复重建。

鸡足山是中国佛教名山之一，古刹众多、高僧辈出，如徐霞客、赵藩、李根源等名人纷至沓来并留下了大量珍贵的诗文书画。随着鸡足山旅游公路的开通和设施的不断完善，海内外游客慕名而来的越来越多。

# 美食地理

## 洱源乳扇甜白酒羹



乳扇甜白酒羹，是一道有着洱源地方特色的美食。乳扇的微酸乳香与甜白酒的甘冽碰撞，是一场跨越地域的风味对话。温润的羹底承载着酥脆乳扇与流质酒酿，口感层次鲜明；乳金、米白、莹黄三色交织，视觉上满是鲜活张力，酸、甜、香三味交融，每一口都能唤醒味蕾的愉悦，尽显美食融合的独特魅力。

[施新弟 施伟玲 文 / 图]

# 生活笔记

## 核桃树下，那片彝村的新旋律

□ 霍永安

核桃树下，李永康指尖拨动吉他弦，彝族歌谣便顺着晚风飘开；曾经有女不嫁的地方，石头长满了山岗，如今的寨子，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歌声落处，小吃街的灯笼次第亮起，油鸡枞的香气裹着游客的笑容。谁能想到，这座大山深处的彝家村落，曾是“姑娘不愿来”的贫瘠之地，如今却成了藏在苍山余脉里的“诗意栖居之所”。

阿尼么的石头是有记忆的。从前，它们是拦路的屏障，是“地里长不出金，出门就爬坡”的无奈，全村70%的劳动力背着行囊往山外走，留下的老人守着空荡荡的院落，听核桃树在风里低叹。如今再看这些石头，有的被砌成了“阿尼么007艺术农庄”的院墙，有的成了墙绘的底色——画家李德富蘸着颜料，在村口墙面上画了台“上海飞跃牌”老电视机，屏幕上“演”着《霍元甲》，旁边的旧式收音机勾起多少人的乡愁。这位来自贵州凯里的画家，在阿尼么住了两年，上千平方米的墙绘铺满了村里的小巷，每一笔都藏着对这片土地的热爱：“这里的石头会说话，古树有故事，比任何画室都更有创作的温度。”

让石头“开口唱歌”的，是艺术，更是人心。我第一次走进李永康的录音棚，是个雨后的清晨，棚外的杜鹃沾着露水，棚内他正帮一位歌手调整唱腔。“从海选歌手到写村歌、拍MV，我们要把阿尼么变成永不落幕的音乐圣地。”李永康说着，指了指墙上的乐谱，那是

他为村子写的歌，歌词里满是彝村的蜕变。每周二到周日，杨建明的直播设备总会准时架在古榕下，这位从城市回来的“新农人”，用镜头把“阿尼么乡村好歌汇”送到山外；舞台是用村里的石头砌的，背景是苍翠的苍山，歌手们穿着彝族服饰，把生活唱成歌。

热闹的不只是舞台，还有村里的烟火气。“阿尼大叔家”的民宿里，李波涛大姐正忙着给客人添茶，她的笑容像院里的石榴花一样灿烂：“自从有了好歌汇，客房天天满，油鸡枞、腊肉一年能卖20多万，比在外开餐馆强多了！”这底气，来自村里的彝农合作社。去年，合作社营收超10万元，今年眼看着要奔着18万去——村民们的口袋鼓了，脸上的笑也多了，曾经“有女不嫁”的阿尼么，如今连外乡姑娘都愿意嫁过来。

越来越多的外乡人，把这里当成了“第二故乡”。摄影师张彪就是其中一个，他被村民们事的劲头打动，留在村里开了摄影课堂，还教会了不少村民拍视频、做直播。现在每到“乡村好歌汇”，农民摄影队就能跟着张彪一起，将彝村的热闹传到全国。他们拍古榕下的歌声，镜头里的阿尼么，满是生机与希望。闲暇时，我常坐在核桃树下听李永康唱歌。他的琴弦拨动，风里满是故事：“石头缝里长出了花，古树底下结满了果，阿尼么的日子，像蜂蜜一样甜……”歌声里，我看见过曾经寂静的山村，如今成了艺术家的创作地，成了游客的度假地，成了村民的幸福家园。

